

学术研讨会海报 钱谷融先生百岁诞辰

在岁月中审美，在心灵中回响

追忆我的导师钱谷融

王雪瑛

如果将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部长篇小说，那么导师钱谷融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。

冷雨增加着灰白的湿度，阳光提升着蔚蓝的亮度，不同天气模式的切换中，我们迎来送往着岁月的更替。望着2019的背影，心里有着特别的感怀。2019年是五四运动的百年，也是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的百岁。他是五四的同龄人，从1919年到2019年，先生百年的生命之旅，春华秋实，文学人学，山高水长。

从青春年少成为先生的学生到如今的人到中年，任时光淘洗，人情冷暖，先生的声音在我行走的路上始终清晰，我接通电话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我走进华东师大二村的家，就可以看见他的身影，而从2017年9月28日21时开始，这一切都已成为珍贵的记忆。我展开回忆的章节，倾听心灵的回响。

弟子们都称他为先生

当年16岁的我走进华东师大的校园，成为中文系学生的时，钱先生就是我们视野中的传奇。他在招生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时候，除了有现当代文学的专业试卷，还特别加考作文，写作能力是先生考量录取学生的必要条件。先生不重应试的技巧，而重文学才情和研究能力。现在想来写作的过程，是学习和实践融会贯通的过程，是深切体验文学魅力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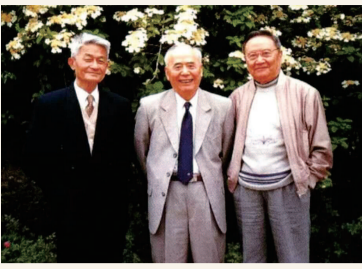
在寒假学生离校后，空寂的校园里，唯有鲁迅全集在宿舍等着我，散发着思想的热能，让我安心而踏实。春节过去了，考研开始了，我面对的论文题目：《继承与革新》图书馆。我选择了《继承与革新》，沿着鲁迅的思路阐述，“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都是中间物。”我幸运地成了钱先生的弟子。弟子们都称钱先生为先生，一种地久天长的“亲和敬”，尽在称谓中。

先生给我们授课的方式是“小班讲习”，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，我们每周都会走进枣阳路华东师大二村，敲响先生家的门铃，开始我们的课程。我们在青春时代相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潮，新的小说题材，新的创作手法，新的作家群体，新的美学原则，掀起文坛的阵阵波澜。在先生的引导下，我们充分讨论，畅所欲言，在大量阅读，不断思索中，我们一天天地成熟起来，形成自己对作品的理解，对作家的把握，对当代文学的认识。

钱先生不给我们规定什么必读书目和指定课题，也不推荐我们的论文给报刊，而是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眼光，寻找研究课题，确立研究方向。当然，他会向我们推荐书目，其中有他钟爱的《世说新语》。

先生对我的见解和文章常常是欣赏和鼓励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我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意见。文章从当代城市诗人的作品，论及当代诗歌的美学倾向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。先生对我选择的研究对象以及带有现代派风格的语言都提出了意见。他说，“你对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要有深入认识和研究，在此基础上再探究西方现代派文学。人要先学好走路，再开始跑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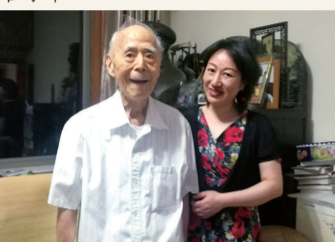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的教诲让我至今不忘，我们在前行中，选好自己方向和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钱谷融先生与王元化先生、徐中玉先生合影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钱谷融先生在家中



2017年7月王雪瑛去钱谷融先生家中探望时合影

更真实的先生。他在一生的研究和著述中，始终坚守着修辞立其诚。他发表于1957年的《论文学是人学》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文本，融汇了他对文学核心问题的思考与发现，不仅对研究当代文学评论的演进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，至今释放着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力，更重要的是先生的人学思想不是教条僵化的理论，而是他从人生经验和艺术审美中来，又回到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中去，形成文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的融会贯通，构成钱先生文学评论的独特魅力。

他的《雷雨》人物谈》，是对曹禺戏剧语言和戏剧人物的精要分析，生动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审美原则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分析的典范。先生的“人学思想”真正接续了“五四”时期“人的文学”的启蒙思想，历经时代的嬗变，穿越岁月的风雨，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，坚守修辞立其诚。

2014年的初夏，我去先生家喝茶聊天。告诉他，上次带给他看的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的《海洋之心》获得了第六届冰心散文优秀奖。先生

听了高兴地说，“读了你的文章，文中写了第一次在风雨交加中出海的经历，第一次看见小小小鱼在你的手掌上呼吸……”“对，我将小鲳鱼放入大海时，突然意识到小鲳鱼的心跳也是大海的心跳！因为大雨不停，差点取消原先的出海计划，我提议是否可以冒雨出海，在安全的前提下。如果没有雨中出海的真实经历，我不可能写出这个特别的意象和构想。我想，修辞立其诚不仅是基本的写作态度，也是写出好文章的重要因素。”先生表示赞同，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，你记着修辞立其诚就好，好散文，有识见，真性情，以贴切的语言直抒胸臆，在感性的描述中有深入思考。



王雪瑛、王雪瑛、徐麟与钱谷融先生，八十寿辰暨文学艺术活动六十周年庆贺活动中合影

路径。我在后续的研究中更关注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开掘，思考五四那代作家的创作历程，完成了“重写文学史”中的重要论文。先生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，也锻炼着我们选择的能力，培养着我们选择的责任。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做人要正直和真诚，治学要踏实和严谨。我很认同先生的想法，文学对人的塑造应该是全面的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，文学对我们人生的浸润和影响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

散淡中坚守修辞立其诚

认识先生的人，都知道他散淡。加上“坚守”，“散淡中的坚守”才是



2017年大年初一的团聚，弟子许子东、王晓明、杨扬、王雪瑛等向钱谷融先生恭贺新春

要言不烦和惜墨如金

回想师从先生多年的耳濡目染，有很多感怀和细节在我的心里流连，修辞立其诚排第一，要言不烦、惜墨如金也该排第二吧。

在庆祝先生八十华诞的会议上，先生的讲话时间没有超过三秒钟。他首先表达感谢，“非常感谢各位赶来出席会议，对我有很多赞誉，我没有大家说得那么好。如果要成功，就是我选择了以教师为终身职业，我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，先是读书，后是教书与读书。有弟子们和众多学生，看到他们的成长，让我欣慰！读书和教书，是我人生的乐事。再次感谢大家！”

作为会议的主角，先生如此凝练的讲话，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，主持人也请他再说几句，先生就是如此要言不烦，没有再说一句。先生的写作也惜墨如金，他的论著不是多而厚，艰而涩，而是少而精，深而透。他晚年写的《谈王元化》，让我叹服不已。此文为庆贺王元化先生八十诞辰而作。他敏锐地捕捉了元化先生晚年的性情特点：既英锐又沉潜，既激越又雍容，“王元化是一个时刻在‘思’的人，他对问题的思考总是那么透彻，从不是浅尝辄止。他身上的英锐激烈之气虽然未尽消退，但那沉潜雍容的一面则显然愈形突出、愈显得醇厚了”。

先生为文就是这样不写则已，一写惊人。先生告诉我，元化先生看见他就说，“谷融，我算服了你了……”那种惺惺相惜的境界，尽在不言中。

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秘密

“美的追求是生命的真正秘密。”这句王尔德的名言，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青睐，我也对此过目不忘。对美的敏感和向往，是我和先生最贴心的交流。“因为人性及其人的存在状态不可能是完美的，可能存在着种种磨难，但是有了诗情和诗意，人们能够体验到人性的美好和光辉，享受人为人的内在韵味和愉悦。”先生对诗意与人生的领悟和阐释，让我更真切地感受他内心的深厚和丰富，先生是以美来统摄真与善，这是他的人生境界，也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。

如果没有大雨，每天下午，先生会从师大二村的家里步行去长风公园散步。从中年到晚年，这是他穿越岁月，保持健康、敏捷思维的有效路径。90高龄后，先生还两次参加上海作协理论组的活动，由师兄杨扬和我陪同。2016年11月，先生还赴京参加了全国第九届作代会。先生善于将很难的事情，做得让人看来很容易。我在长风公园银锄湖畔的长椅上找到了先生，那是2016年的早春。我和他一起面对满湖春水，开始了我们的话题，从他喜欢的魏晋文学、《雷雨人物谈》，谈到了文学的魅力，他的老师伍叔俊……

2017年的大年初一，许子东、王晓明、杨扬、姚扣根和我，齐聚先生家，向他恭贺新春。我转达了谢冕先生对他的新春问候，并将谢先生为我的散文集写好的序言，交给先生看，先生乐呵呵地说，“我的同学余钟藩是谢冕的中学老师。”先生已经98岁高龄，敏捷的反应，清晰的

记忆，让我佩服和欣慰。我们去了杨扬选定的饭店，和先生一起晚餐。海阔天空的畅聊，其乐融融的温馨，在先生身边感受岁月的醇香。这是先生和我们共度的最后一个春节。

2017年7月，进入盛夏的上海连续高温。我心里牵挂着先生，周末的下午，打车去看望他。看到干净整洁的家里，空调温度适宜，先生精神状态良好，我放心地和他聊天。

我给先生带去了我的散文新作《倾听思想的花开》和《香港文学》，先生高兴地和我一起翻看了书和杂志。华东师大出版社将推出庆贺先生百岁华诞的文集，弟子们都写了文章，我也写了近万字的长文。我对先生说，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。这些看法是我对先生为文与为人的有感而发，我在文中写了具体的事件和细节。先生微笑着颌首，“你现在理解得深透了……”

“先生，您一生都心仪孔明，年少青春时，读到孔明离世了，心中忧伤得《三国演义》都读不下去了……”这是我从他的书中看来的细节，先生回答：“我喜欢的是闲云野鹤的孔明，是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的孔明……”先生的思维依然如此敏锐，表述如此确切。

2017年9月26日下午，我得知先生病重住院后，赶往华山医院。粗壮的雨水从天空倾泻而下，我在忐忑不安中走进医院大楼，推开病房门，先生望着我说：“这下我不认识你是谁了……”我心里一惊，“先生，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”看着神态紧张的我，先生轻松地说，“雪瑛呀，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！”原来他是和我开玩笑，紧张的心弦放松了，我望着先生清瘦的面容说：“从我成为您的学生到现在，岁月悠悠流过，您对我的所有评价，都记在心里。”先生见我认真，幽默地回答：“一定是表扬多，你当然记得牢。”我和先生都笑了。先生已经98岁高龄，又是病重，还如此思路明晰，幽默轻松，温煦的话语让我钦佩而感动，不想让先生再受累，多说话，又想多陪他一会，就对他说道：“我轻轻地唱首歌吧，您喜欢听什么歌？”“你唱吧，唱你喜欢的歌，我喜欢听……”

9月28日上午，我和师兄们一起在病房为先生唱生日歌，祝贺他98岁的生日。握着先生温暖的手，感受着他的生命力依然顽强！对熟悉的人，往往多看见寻常，而少见光环。而我对先生熟悉而亲近后，更感受到他的自然与淡定中非凡的力量：他历经人生风雨，始终保持着善解和宽厚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依然保持着一个美的敏感。

他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思索“人学”奥秘的智者，一个在文学研究中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。如果将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部长篇小说，那么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。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阅读这部经典，细细体会着先生将文学与人生、学术和生命、思想与情感融为一体：以独立之思，铸就学者的风骨；以性灵之笔，呈现文学的魅力。

先生，是我可以审美，可以请益，可以亲近的导师。